一、亲恩重如山

当伊凡·巴甫洛夫第一次来到彼得堡时，他才十二岁。对北方首都庞大的石砌建筑物他一时还住不惯。这里和家乡梁赞可说大异其趣。房屋大半是用石头砌成的，桥也是石头修的，就连河堤也都是用石头码起来的。在这里再也看不到灌木丛生的岸边，一脚踏在地面上也沾不着泥土。

石头是灰的，河水是灰的，冰凉透骨。他闻到的不再是那习惯了的河水潮气，而是陌生的海水气味——树脂浸过的缆绳味，散发着霉味的海藻。虽说河上也有舰只行驶，但是很明显，都不是当地的，巨大的巡洋舰都张起饱经日晒风吹的风帆。

故乡的特鲁别日河多么好啊！那里到处堆满圆木，到处是满载货物的平底船、木筏和小船。近处的河岸很陡，长满了柳树，河对岸是平缓的草地。从悬崖上远眺，映入眼帘的是宽阔的奥卡河。奥卡河真是了不起啊！那里有金沙滩围着的水域和无边无际的草地。夏天，在割草季节，有时全城都可以闻到牧场花草的芳香和干草气味。沿街行走的是装着满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散发着芳草味的大车，这是送到草市去卖的。

划给神职人员巴甫洛夫的是奥卡河河湾牧场的一块草地。去割草的时候，他们总是全家出动。母亲也总是去牧场晒草。自那时起，伊凡就闻惯了夏天的芳草味，好象浑身浸满这种芳草味一样。

梁赞城石头建筑物很少，只有市中心的那座全城都引以为自豪的著名的鲍里斯和格列布大教堂，另外还有几十栋最重要的建筑物。此外，整个梁赞全是木建筑。大教堂广场是圆石铺的路面，而人行道全是木头的。在巴甫洛夫家住的尼科里斯卡娅大街上，在夏季街头杂草丛生，逢到天气炎热的时候，鸡群就在草丛的尘埃里扑腾。他们家的房屋是木头平房，三个窗户，屋顶有一个明亮的阁楼，住在这里的是几个儿子和寄宿的学生，母亲为了贴补家用，收了几个进城上学的农村青年在家里住宿。

尼科里斯卡娅大街绿茵如盖，满街榆树和白柳树。房屋坐落在严实的木板围墙里面，有一扇高大的木板门，门上开着个窗口。紧挨房屋是苹果园。父亲喜欢侍弄果园，并且教育几个儿子从小就习惯地里活。他就这样使晚辈接受自己的爱好。伊凡终生都眷恋土地，一贯亲自动手挖小畦，种蔬菜，养花植树。

在父亲的果园里，每逢丰收年景，苹果堆积如山。收下来的苹果有的晒干，有的拿出去卖，是家里的一笔额外收入。这个家里人多，吃饭的嘴也多，除自家的四个孩子不算外，还有侄子外甥们和其他亲戚一大堆，上帝给每个人都赏一口

饭吃。

房屋背后是一块空地，长有接骨木和槐树，大家都叫它操场。因为梁赞的孩子们都十分爱玩击木游戏①，在这块空地上玩起来地盘是绰绰有余的。

在陌生的用灰色石头建筑的彼得堡，他十分怀念家乡的飘香的芳草，浓阴匝地的绿树和堆积如山的苹果——他所熟悉的梁赞景色。

当时，梁赞共有三十六座教堂。伊凡的父亲所管辖的是尼科罗维索科夫斯卡娅教堂的教区，教堂上的钟楼是细长形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经常把它简称为尼科拉长脖教堂。神父家的几个小子经常跑到瘸腿敲钟人瓦西里的守卫室去听鸟叫，那里的鸟多不胜数。他们还爬到钟楼上去赶鸽子。

可是有一次，却惹下了大祸。一天夜里，他们从钟楼上垂下一条纸蛇，蛇的两只妖眼还冒着火，这引起周围地区一片惊恐。好在警士巴弗努季奇很喜欢喝苹果露酒，露酒就藏在父亲彼得办公室内的蓝色门帘后面。他正是在这间办公室接见了这位法制界的代表。后来经过很久的谈话事情总算得到和平解决。

在警士回家以后很久，房子里还回响着父亲彼得那声如洪钟的男低音。父亲彼得是严厉的，易怒的，但也是公正的、好动脑筋的。因此，在他冷静下来，心平气和地反复思考之后，就在花园里的房子旁边给孩子们修了个秋千，挂上了铁

①击木游戏，用木棒把方圈里的木柱击出圈的一种游戏。——译注

环，装上了做体操用的梯子和杠子，好让孩子们把全部“多余的”精力都有个正常的用场，而不是去淘气。

自那时起，伊凡和体操结下不解之缘。他有着超人的力量，很能吃苦耐劳。当他七十五岁的时候，才第一次感觉到疲劳是什么滋味。而在此之前他一直膂力过人、体格魁梧，不知疲劳为何物。这一点使他在动拳头打仗中得益不浅，虽然他不爱打架，但真在惹急了眼的时候，他还是要动拳脚的。

当时，在梁赞经常有打群架的事发生，不仅大人参加，也有孩子。城里人和乡下人打，吃教堂饭的教会中学学生和“红领子”古典中学学生打。谁不参加或干脆躲起来的，就会被别人说成是孬种。但这种事巴甫洛夫一家从没干过。

父亲还撒下了另一颗种子，这颗种子在适当的土壤中生长,也就反映到了儿子的个性中。父亲彼得很喜欢在家里读书，进行启蒙式的谈话，他亲自培养孩子们对书籍的爱好。起初，他有时也把孩子们领到驼背邻居巴夫拉·弗拉索夫娜那里去，她教孩子们认字，但一年学到的也就是五谷杂粮之类的庄稼名称。但是这一次不知怎么了，孩子们总也闹不明白词尾和各种字母。于是，父亲就不叫儿子们学字母表了，而是改学小书本。这其中就有克雷洛夫的寓言。这些寓言就成了伊凡的认字读本和他最早读过的书。

多少年来，在伊凡·巴甫洛夫院士办公室的写字台上总是摆着这本心爱的书。即使在扫除的时候，也不许家里任何人把这本书挪个地方。如果有谁挪动了这本书，他就会象他

父亲那样大发雷霆：——这东西在这里摆了四十年，谁也不许动它！

在父亲宽敞的图书馆里,在为数众多的《省公报》,《莫斯科公报》,《梁赞女子学校公报》和当时最流行的杂志《涅瓦》（印有古典作家的文章和其他当时显得陈旧的资料）的合订本当中，伊凡找到了一本印有彩色插图的书，这本书从此以后一直在激发他的想象力。此书名叫《日常生活中的生理学》。但是从目录来看，书中充满了各种令人吃惊的故事：饥饿的痛苦；加尔各答黑洞穴的历史；吃粘土的人；……窄的紧身带；在伦敦德里号轮船上七十二人窒息而死；两名自杀者；巡回演出的魔术家和一些诸如此类的事。作者是一个叫刘易斯的人，讲的是些平凡无奇的事物：消化、呼吸、心脏的工作。但讲的活灵活现，绘声绘色，使读者耳目一新。

就象胃的功能这样的普通事情，在作者笔下也变得有些神奇。在这本引人入胜的书中，详细地讲述了食物在胃里和肠道里可能遇到的各种奇遇，其结果是面包、肉、奶变成了我们身体的建筑材料和力量的源泉。

象父亲对待每一本书一样，伊凡把这本书通读了两遍(这一条规矩他以后一直恪守不渝),《日常生活中的生理学》一书已经铭记在心，即使在成年以后，他这位“世界第一生理学家”在需要的时候仍凭记忆整页整页地引用这本书。很难料到，如果童年时不和这种描绘精辟而出奇的科学不期而遇，谁也不知道他能否成为生理学家。不管怎么说，他最早的著作正是有关心脏和消化器官功能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有些影响我们终身兴趣爱好的早在童年时期就形成了，当时我们不会，也不可能做出必要的选择。在这方面父母亲自觉不自觉地起推动作用。我们十分感谢这位梁赞的神父，巴甫洛夫有那么多的书和杂志，书刊塞满了他办公室的书柜，装满了他家的阁楼、小贮藏室和小屋。在这里，他的儿子找到了一本沾满尘土的没有封面的书，书上的插图深深印入他那幼小的心灵。图象上画着生命之泵（人的心脏）和我们体内的化工厂（胃）的构造。

我们都是从小长大的。巴甫洛夫院士对童年生活体会得特别深刻："我出生在梁赞市……"他在自传的篇首这样写道。以后他常常回忆并历数在梁赞生活期间的件件往事。虽然他在梁赞只度过青少年时代，但故乡梁赞和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在很多方面决定着他今后的命运。

他始终不渝地依恋着自己的亲人同乡，依恋故乡梁赞。他在一生中，经常有梁赞来的亲戚朋友住在他家，或在他家长期做客。

多年之后，有一次他问起姐姐："特鲁别日河现在怎么样了？大概变得很浅了吧？"当他得知现在这条河变得认不出来了——河道清理了，河床加深了，有轮船行驶了，他简直惊喜不已。他真想回故乡亲眼看一看，但始终未能如愿。

在他逝世的前一年，他终于找到了一次回家的机会。乡亲们对这位德高望重客人的到来很高兴，请他乘车浏览了全市，他看了那里的农庄。告别时送他一篮子他从小就爱吃的梁赞苹果。

在他为表达和论证自己的结论而进行的科学对话中，他多次提到过他出生的房屋的形象和童年的回忆。

尤其重要的是，直到晚年，他也没丢掉他那颗“童心”。巴甫洛夫院士兴致勃勃地玩梁赞学生们的游戏——击木游戏。每当他‘轰一炮’①或者‘撕开信封’②时，他高兴得不得了。他收集蝴蝶的劲头终身不减。为了补充他的标本，在年事已高时，他还兴冲冲地到处奔波。

他的性格中天真未泯。

在写给他未婚妻的一封信中，他承认：“我不适合厮混在成年人群中。这种虚伪、假惺惺和口是心非，和我是格格不入的。你很幸福，因为你和孩子们相处，对他们的灵魂一眼看到底，可以看到他们真正的喜悦，真正的痛苦，真实的愿望，而不必看一群虚情假意的人们。我很羡慕你。我倒是愿意为这种真挚的人间情谊而叫一声好。现在，这种纯真的赤子之心多么吸引我。可以设想，要是生活在这种情谊中该是多么好啊！”

小时候他不仅帮助父亲在果园里干活，还得帮助妈妈干不少家务劳动：劈柴、打水、生炉子。直到垂暮之年，不论住在什么地方，他总是亲自动手生炉子，而且干得很麻利。他常生气地唠叨‘：现在他们都不会生炉子。’他对自己的技术有几分自鸣得意。

到垂暮之年，伟大的生理学家还经常重复说：“父母之恩重如山……”

①② 都是击木游戏的术语。 ——译者

二、传道与俗务

根据了解和回忆，巴甫洛夫一家都在教会供职。当然，大多是担任一些低级教职：朗读圣经的职员，工友。未来院士的父亲上完了教会学校，并且第一个荣任神父。他很珍惜这个称号并且干得很出色。他的弟兄们——两个都叫伊凡——并没有使门第增辉 其中一个,虽身为教堂职员,却以好斗而闻名乡里。一些嫉妒他的人早就找岔儿收拾他，在一次斗殴中被别人暗中下毒手，看来是被铅块、铸铁哑铃或其他暗器击伤致死的。他的家庭由事业上一帆风顺的兄弟①照顾。而另一弟兄，是一个浪荡子，吃喝玩乐样样来，结果担任的神职没有保住，只得流落街头。后来，完全成了吃闲饭的酒徒。他的孩子，理所当然也就由当神父的弟兄收养了。

就这样，父亲彼得，尼科洛维索科夫斯卡娅教堂的神父，就成了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的一家之主。他认为养活这些人义不容辞，因此也就不过分伤心。他使出他那农民干庄稼活的本事，竭尽全力以菜园、苹果园和其他家务劳动来维持

①指巴甫洛夫之父彼得·巴甫洛夫神父。——译注

这个家庭的开支。至于教堂里的事，他主办各种仪式都得心应手，读经传道也都应付自如。梁赞的宗教监督局甚至把他的文章作为范文印发出去。

看起来，他的那么多报刊杂志没有白订，他希望俗务不要影响传道。他喜欢使用拉丁文和希腊文。当儿子已经远离梁赞外出以后,他常用拉丁文给儿子写信:“爱儿,今见汝在求知之路阔步向前，欣慰之情油然而生!”

自然，在他看来，儿辈受教育也不外乎是宗教中学。所以，到适当的时候，母亲就用父亲的旧教士服给儿子们缝成制服。全家的目光都转向教堂广场，转向那里的白石头房子里的梁赞神学校。当时德米特里九岁，而伊凡才十一岁。两个都入了一年级。在此之前两年发生了一次不幸事件：伊凡在棚顶上摊晒苹果时,从棚上摔到石头平台上,伤势严重。没想到，不久以后就好了。原来这家的一个亲戚——特洛茨基修道院院长——救了他。他收伊凡为教子，亲自教他锻炼身体，擦身子，沐浴，扶他站起来。这样，正赶上开学之前把伊凡领回到了梁赞。于是这两个不一般大的兄弟俩便一起上了同一个班。

全校共有四个班。兄弟俩将要学习旧约和新约的神学史，唱教堂歌曲，习字，斯拉夫语法和俄语语法，算术……总而言之，是神学和文化课的入门课程。

上完这个学校，弟兄们进入宗教中学，这才开始显示出真正的聪明才智。现在，每天早上他们沿尼科里斯卡娅大街向右跑，然后转弯到宗教中学。小弟弟彼佳也在这时候进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神学校。在当时的梁赞，对神父的孩子们只有上学一条路好走。何况老父又盼子成龙心切。

父亲对长子伊凡特别寄以厚望。只等他一上完学，当了神父，老父亲就能把自己的教区交给他。而且从个性说，伊凡也最稳重，喜欢读书，不像爱恶作剧的德米特里那样净干些无聊的勾当。神父心想，上帝保佑，小伙子日后必成大器。眼下就让他背诵拉丁文，希腊文，死啃神学，钻研哲学，练好修辞也好。

那些年代的宗教中学已经不象波米亚洛夫斯基的著名小说所描写的那样顽固不化了。当然，那里填鸭式灌输的全是圣经和宗教史。但是，也没有忘记逻辑学、心理学、教育学、甚至哲学。对历史、俄国文艺作品、文学也予以一定的重视。未来的神职人员甚至必须懂得物理和数学。不仅要学古老的拉丁语和希腊语，而且要学法语和德语。学校里也设有自然史的课程，也可以自由命题写作文，以便培养学生们推理和自由表达思想的能力。未来的传教士不会这些怎么能行呢？此外，还精心教授他们进行辩论，以便使这些虔诚的教会人员也能彻底掌握这门艺术。虔诚的教民们肯定会提出各种问题，对他们应该是有问必答才是。

中学生伊凡·巴甫洛夫特别能言善辩。他终身具有这门本领。他不希望他的辩论对手附和，宣布休战，他要逐条驳倒对方。他让弟弟、同班同学，甚至父亲和他进行激烈辩论，当然不是谈宗教教条。

有一次，他偶然读了一个姓萨列夫的文章。文中写道：

“万能的自然科学在自己手中掌握着认识整个世界的钥匙。”是自然科学，而不是宗教中学里象填鸭一样灌输的抽象的哲学。在那个时代，这样声明是真正的启示。学生们开始四处探听：这位皮萨列夫何许人也？后来得知，由于发表这种动摇教会教义基础的自由思想作品，被关进彼得保罗要塞。

在邮政大街的公立图书馆，是宗教中学的学生们经常走访的场所。他们开馆前很久就早早来到图书馆门前，经常和也常到那里去的古典中学学生舌战一番。馆门一开，就一起涌向大厅，都想尽快得到最新一期的《俄罗斯言论报》，该杂志分期连载自由思想家皮萨列夫的一些文章。宗教中学学生伊凡·巴甫洛夫常常第一个得到他朝思暮想的杂志。

从皮萨列夫的文章《动植物世界的进步》中，他知道了达尔文的学说，知道人类的起源根本与神无关。皮萨列夫开导说，科学应当成为“每个健康人的必不可缺的食粮。”

在《现代人》杂志刊出一作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皮萨列夫的文章谈的是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描述的一批新人。因而这篇文章就叫《新人》。经查明，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也蹲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狱里。

这一切都是离奇，不可理解的。在宗教中学里反复讲的是神，不朽的灵魂，阴间生活，劝说人们听命，谦逊。而人世上发生的却不大一样。先进的人们号召人们不要去盲目迷信，而要去研究最重要的人生问题，号召人们与因循守旧、漠不关心和墨守成规的习气作斗争。通往这一前景的道路就

是自然科学，它的自然使命是我们自己来描绘自己，描绘自己在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地位。

宣传自由思想文章的数量日见其多。一位名叫亚·伊·赫尔岑的作者之一，甚至不得不离开俄国，在伦敦创立了“自由俄罗斯出版社”。

在《医学通报》上出现了著名科学家伊·米·谢切诺夫的文章《大脑的反射》。文中写道：“亲爱的读者，你们当然可能有机会参加关于灵魂的实质及其与肉体的依附关系的争论。亲爱的朋友，和我们一起进入这个由大脑活动所产生的各种现象的世界里来吧！”

难道可以不接受这种邀请吗？

“小孩看到玩具是不是要笑，加里波的由于太热爱祖国而遭驱逐时他是不是要微笑，姑娘第一次想到爱情时会不会感到害怕，牛顿是否创立了举世闻名的一些定律并把它记在纸上，——凡此种种，决定的因素都是肌肉运动……读者们立刻就会明白，我们用兴奋、紧张、讥笑、痛苦、喜悦等语言来表示大脑活动外部所表现的各种性质，毫无例外，实质上都不过是某一组肌肉大收缩或小收缩的结果。大家知道，这种肌肉活动完全是机械活动。”

看来这些见地独到、新颖，引人入胜。但出版这类文章要遭逮捕，作者要进法院。为什么呢？教会认为这种文章，宣扬伤风败俗，败坏社会道德，想要消灭、推翻宗教学说。

宗教中学学生巴甫洛夫，简直给弄糊涂了。此刻真理何在？但他对“反射学说简直着了迷。他哪能想到，伊·米·谢

切诺夫提出的这名词会成为他本人关于大脑功能的未来学说的基础，他的学说日后会推翻科学家们以前的概念呢？多年之后，伊凡·巴甫洛夫院士在纪念自己的伟大导师诞生一百周年大会上讲话时，称伊·米·谢切诺夫为“俄罗斯生理学之父”。时至今日，这种称号已变成经典的公式。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则把十九世纪叫做伊·米·谢切诺夫世纪，把二十世纪叫做伊·彼·巴甫洛夫世纪。

但这是后来的事了。而眼下，宗教中学学生巴甫洛夫的每一天都是随着独臂工友菲力普的铃声开始的。走廊里闪耀着教父约翰紫色绸袈裟，大司祭哈尔拉姆比的细手杖咚咚响。他从容不迫地默读着菲奥菲拉特·安东诺维奇·奥尔洛夫的希腊文稿，他仪表堂堂，蓄着总主教式的胡子。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尼科里斯基，脸刮得光光的，头发直立，他朗读起涅克拉索夫的诗篇来时抑扬顿挫分明，完全不象教职员。

象往常一样，每逢圣诞节，宗教中学学生们带着大口袋，在富户的窗下唱赞美诗，指望获得丰盛的赏赐。

伊凡·巴甫洛夫也曾技痒想写诗——他一时模仿伯兰热，时而模仿涅克拉索夫，总幻想把这些诗呈给原来的梁赞省副总督，著名作家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

但是，对他更有诱惑力的还是自然科学。他用父亲的旧眼镜做了个显微镜，并且经常去地下室找宗教中学的医生。他写篇作文，主题为：诗歌是否完全是无病呻吟，因为诗歌中的情景与形象和现实生活的真实情况不一致。他武断地声称：“所以，这种诗歌就是无病呻吟。因为，象各种各样的无

病呻吟一样，有百害而无一益。”接着他认为，只有自然科学能带来真正的益处。

在公开辩论“灵魂中是否也存在人类的规律”这一题目时，他自作聪明地讲了一大堆关于反射的渎神的话。在他看来，好象反射可以取灵魂而代之。而这一切都好象故意发生在大主教本人在场的情况下。

最初，事情进行得还比较平稳。但是，他前面发言的人还没有来得及说完结束语：“因此，上述这一切证明，从本质上讲，灵魂是与身体无关的，不从属于也不可能从属于人世的肉体规律。对于灵魂来说，除神的天命规定的规律以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的规律。”巴甫洛夫这个叛逆者就象在拳击中一样向他猛扑过去。

“是的，如果不考虑最新的科学成就，事情是这样的。显然，这位先生并不知道这些科学新成就。”然后，照例向主教阁下方向鞠了一躬，他继续说：“请允许我只提一个问题：什么叫反射？我看得出，我的对手脸白了，血液从他脸部流走了。为什么呢？我认为是由于害怕。这位先生害怕在我们的辩论中吃败仗，所以，当他听到无法解释的陌生名词时就惊慌失措了。因此可见，他脸白的原因不在于灵魂，而在于外界的刺激。根据实验记载判断，情况总是这样的。在这里，我要谈谈反射这个概念。反射是什么？反射是我们所看到、听到、接触到的东西的反映。而一切精神上的东西都是尘世的东西……”。

未来的神职人员竟敢讲这些东西！这又怎么能和他宗教

中学毕业后准备授予他的那个教职相容呢？就因为这个判他受柳条抽打的惩罚吧！从年龄上讲，好象这个肉刑太重了些。或者通知他父亲，叫他把这个有罪过的不肖之子带远一些。

应邀前来谈话的神职人员老巴甫洛夫对于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深感惊讶！更使他吃惊的是，以很信任的态度在家里和儿子详谈之后，他终于知道，儿子本人已立志离开宗教中学去专攻自然科学。

后来，巴甫洛夫院士在自传中写道：“在六十年代文学的影响下，特别是在皮萨列夫的影响下，我们的学习兴趣大多转向了自然科学。我们当中不少人，包括我本人在内，决定进大学里攻读自然科学。”

三、矢志不渝

九月的一个早晨，列车到达彼得堡。从车厢里走出三个怯生生的梁赞神学校学生：伊凡·巴甫洛夫，弗拉基米尔·戈里佐夫和尼古拉·贝斯特洛夫。后两人是伊凡的同窗好友，原来就寄宿在巴甫洛夫家。上学期间，他们在巴甫洛夫家的小顶楼上结伴度过了好几年，并在此期间结下了友谊。在彼得堡他们决定也不分开，一起在新的生活中碰碰运气。

巍峨的宫殿，气派堂皇的大厦柱廊，带花纹的铸铁栅栏，在大门外静立的石头狮子，辽阔的广场，伊萨基辅教堂的圆顶，海军大厦镏金塔尖，……使他们大饱眼福。

他们默不作声地沿着刚刚苏醒的城市漫步。穿过中央立有圆柱的宫殿广场来到了涅瓦河畔。花岗石河岸，灰色的秋云低悬，铅灰色的涅瓦河的寒冷和潮气吹到他们身上。在河弯背后的对岸，遗臭千古的暗炮台(囚室)的阴森森的石墙和塔楼矗立在水面，显得那么突兀。原来这就是彼得保罗要塞，大名鼎鼎的尼·加·库尔尼雪夫斯基和皮萨列夫在这里受过折磨。长篇小说《怎么办》和皮萨列夫宣传自由思想的文章就是

在这里写成的。正是这些作品刺痛了这些梁赞省的普通神学校学生的灵魂，促使他们离开父亲的家园，并矢志寻求自己新的生活道路。

他们的目的是想上大学。为什么上彼得堡大学呢？在城里的涅瓦河畔住着《反射》的作者伊·米·谢切诺夫。这一点在伊凡·巴甫洛夫选择今后求学地点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从梁赞到莫斯科是近在咫尺，但他还是不惜长途跋涉八百俄里①来到彼得堡，这里离伊·米·谢切诺夫更近些。别人随从他来到这里是为了有个伴，日后大家在一起也好照应些。

不管怎么说，告别父亲和故里，倒还不是那么牵肠挂肚。当然父亲得知儿子的志愿不是研究神学而是研究自然科学时，曾一度很伤心。但是当他理解到主持朝拜、晚祷、给新生儿施洗礼、给死者唱挽歌这一套不合儿子的心意时，就没有再难为他了。

当伊凡向父亲申明了自己的决定以后，父亲说："随你便吧！这是你自己的事"。

父亲甚至还谈到，他自己为了到这里来上神学校，曾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硬给自己闯出一条道路，从原籍农村来到梁赞，步行跋涉将近二百俄里。

凭着农民的那股精明劲儿（在后来的生活里变得更加精明了），老巴甫洛夫找到监督司祭，请他办了一张《家境贫寒证明书》。证明书中说，神职人员巴甫洛夫由于家境贫寒，无力负担儿子，请求给予享受公费伙食待遇。实际上，巴甫洛

① 一俄里等于1.06公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